

一棵树的故事

□ 祁门县胥岭学校 孙祁岗

一棵树，经历的磨难不一定比一个人少，能活下来，便很幸运。人老了，总是自叹没用了，树却是越老越珍贵。胥岭学校校园里便有这样一棵堪称元老级别的板栗树，20多年的默默相伴，我对这棵老树情有独钟。春夏秋冬，阴晴雨雪，工作之暇，我常用相机拍下它的身影，却从未为它写过片言只语。昨日，同事发来一篇写这棵老树的文章，让我看看能否提供一些素材，却勾起了我为这棵老树写些文字的冲动。

据曾参与胥岭学校创建的那批学生说，这棵板栗树在胥岭学校建校之初就已在这片土地扎根，当时只有茶杯口那么粗。从其所处位置及所结果实大小来推测，应当是一棵野生的板栗树。当初何以幸运地在校园建设中得以保留，已不可考。1992年我毕业分配到胥岭中学，它已有小水桶那么粗，当时的学校老大门就开在板栗树下，树荫遮蔽了大门的一半，学校的大喇叭便架设在树杈上。一晃眼20多年过去了，学校早已看不出当年的模样，板栗树所处的位置却变成了学校的中心点，也是老校园唯一保留下来的东西。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届又一届的学生从这里毕业，多少教师来了又调走了，板栗树成了胥岭学校名副其实的“元老”。

20多年的学校布局变化，让它从“迎客树”变成了“中心树”，加上根深叶茂，枝干高大，无论你从哪个角度拍校园全景，都会有它的身影存在，它已成为胥岭学校一道亮丽的风景。20多年里，板栗树历经了两次危机，一次粗壮的枝干被风刮断，出于安全考虑，险遭砍除；另一次莫名枯萎，又遭火烧，根部离地一人高处被烧得漆黑。大家都以为，它是活不过来了。没想到第二年，它奇迹般地活了过来，而且长得更加茂盛。有趣的是，这两次危机和学校的存亡似乎都连在了一起。我不是一个迷信的人，更不会相信树的荣枯象征着学校的命运。但我相信，无论是树还是人，活着都得有那么一股精气神。胥岭学校从生源流失萎缩到生源回归成为农村学校人数较多的学校，教育教学质量从低谷重登高峰，靠的不就是那么一股精气神吗？

从教26年，切身感受到农村基础教育所发生的巨大变化。新建的食堂、宿舍、教学楼，投资100多万的塑胶操场，藏书万册的图书室，信息技术应用课堂。这样的办学条件在20多年前想都不敢想。两免一补等教育惠民政策让读不起书的现象成为了历史。今天的校园生活、学习条件，哪怕是和十年前相比，也要好出许多。但我却分明感受到学生们在学习上缺少了那么一股精气神，甚至生活上也是贫瘠的。语文教学中，在阅读理解和作文这两块感触尤深。教师的作用在于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引导学生从“课外阅读”和“生活”当中去积累，在“积累”的基础上去感受、表达。没有“积累”，就没有语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便是这个道理。文学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要读懂文章的“情”和“志”，你就必须首先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观察者”“思考者”，去感悟人情冷暖和生活百态，读得懂“生活”才看得懂文章。

一个对生活麻木的人，一个认为桃花就是一种花的人，是学不好语文的。于是乎，校园里的这棵高大而显眼的板栗树便成了我课堂上的常客。指导学生从不同角度去观察它，感悟它一年四季不同的美。再进一步以庄子《逍遥游》中“大而无用之树”引导学生感悟“无用之用”的道理。我曾经的几个学生，现在也有几个当了老师。其中一个在大学毕业那一年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在教过我的语文老师中，您的语文课与他们最大的区别在于您的课有自己的思想。”在阅读教学中，我最痛恶的便是所谓的标准答案。我常对学生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对一个读书人而言，善于独立思考问题是最为要紧的。因而我把这位学生说的这句话看成从教26年来，我所受到的最好的褒奖。

树老了不宜迁移，人老了便离不了那块能够安放灵魂的故土。父亲生前告诉我，儿的生日，母亲的难日。上周过49岁生日时我不由得想起去世多年的母亲。母亲在世的时候，在老屋前后种了一些树。母亲去世后，几棵原本长得好好的由母亲手种的树竟相继枯萎死去，可见树也是有感情的！眼中有树，目中有人，心中才有故事。我希望我所教过的学生，都是有故事的人，更希望他们的身上有那么一股精气神，无论是学习上，还是生活中。

又到一年树叶纷飞的季节，胥岭学校这棵板栗树，在红红的塑胶操场和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显得分外美丽。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兜兜转转20多年，此生与这棵板栗树的缘分似乎是上天注定好的，惟愿退休之前，我能与它不离不弃。还能在胥岭学校的讲台上继续跟学生说说这棵板栗树的故事。

两只小鸟

□ 天长市金集小学 金 永

她走的时候/树木正在萌芽/春光刚刚来到/现在花已盛开/我唤道：“回来，我的宝贝”/孩子们漫不经心地玩游戏/把花聚在一起/又把它们散开/你如走来/拿一朵小花去/没有人会发觉的。
——泰戈尔《召唤》

中秋后，校园明德广场来了两位不速之客——黑色小鸟。当然，现在是老朋友了。校园里几栋紫红的楼，安静、典雅。运动场是另一个样子，鲜妍、亮丽。如果从园外，透过栏杆看，感觉又会不一样。校园树不多，也不大。金桂、棕榈、广玉兰，妆容精致，娴静伫立。北楼脚下的海桐，背阴，不见太阳，叶子却是油亮油亮的。小鸟不喜欢栖在树上。它们爱在广场上，踱步，闲逛。它们叫什么名字？不知道。从哪里飞来，为什么到这儿？也不知道。其实有多少事情弄得太明白，反倒无趣了。它们两腿纤细，身子灵巧，体态轻盈。黑色，又更显伶俐。一会儿打量花盆，花盆里长着茶花、腊梅和一串红；一会儿立在台阶上，呆呆的，台阶十分光滑，能照见它们的影子；一会儿相互瞅上一眼，像在暗示。教室里，老师和孩子们在上课。下课了，孩子们呼啦啦从教室里跑出来，广场热闹成乐园。小鸟便悻悻地飞到楼顶，落在檐边，像两个小黑点。风，轻轻吹过。它们看孩子奔跑，嬉笑，别样的孤意，别样的深情。寒露。霜降。立冬。它们没有离开过。天，冷下来，雾霾散尽，孩子们都穿上冬衣。两只小鸟并没有觉着冬天的来临。

井冈山逐梦
□张海平
巍巍井冈山，
无数次魂牵神绕，
当踏上这方红土地寻访火种，
环顾绵延起伏的山峦，
看看曲折幽幽的石径小道，
心潮激荡，不禁闭目遐思梦想。

梦及茫茫罗霄山脉，
你从远古走来，
在神秘的地壳造山演变过程中，
你可曾想到，
公元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竟演绎一幕波澜壮阔的历史绝唱。

梦及公元1927年10月之后两年多的峥嵘岁月，
千里罗霄山脉之腹的五百里井冈，
八百多天云与月，
五次围剿血与火，
四万英灵身与首，
风雷动、旌旗奋，是人寰，
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大刀长矛化作摧毁旧世界的魔杖，
山沟里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救国救民革命大道，
人民共和国的诞生自此有了胎动和心跳。

梦醒脚下路，
我知道，
我们现在迈出的每一步，

都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铺就。
 日一轮，月一轮，
 九十年风雨兼程，
 悠悠历史见证你永恒的魅力，
 跨越时空更加彰显你的力量和神韵，
 井冈山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念染成的风景，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中华民族复兴梦离不开你的伟大精神和灵魂！

铜都春韵

□徐小琴/作

这样的冬日

□长丰县直属机关幼儿园 尹玲玲

初冬的早晨，很寂静！没有犬吠，没有虫鸣，宛如整个世界都停止了呼吸。时钟在屋子里“咔哒”游走，时光在岁月里恍惚。曾经的流荫来了又走，走了又来，仿佛梦幻。或许也是这样一个浓雾紧缩、晨曦初露，又或者是早霞微升的清晨，我行走在那寂寞的街道上，路灯昏黄得宛如一阙词，满心的欢喜，满脸的微笑，甚至有着莫名的憧憬。那样一个女子，不算年轻，也不算衰老，孤独的背影让我自己都有些感动。空旷的天地间，我想引吭高歌，幸福时光宛如充盈的杯蜜恣意流淌。

寒风劲吹的冬日好温暖！

今天，又是这样的时间，我躲在金黄舒爽的季节里不愿出来。五年、八年、十年，真是快！一转眼，便是千山万水，你不再是你，我不再是我，他不再是他，每个人都不再是自己。风吹雨打，岁月磨砺，曾经明快的笑脸在哪里？曾经爽朗的歌声在哪里？回荡在面前的或是你稀疏的头发、我疲惫的面颊，或是我们对生活不再有激情而是自以为的成熟，又或是经久不绝的家长里短！在每日的转换中，在季节的交接中，在年轮的更迭中，在人生的变幻莫测中，我们都有过恣意妄为的举动、热泪横流的日子，我们都有过痛彻心扉的时刻、紧握双拳决绝为念的念头。只是，生活是一条河流，所有能带走的不能带走的通通付之东流，滚滚的浪花淹没了过去所有的日子。那些装满珍珠的贝壳是否能逃过一劫，被冲刷到哪个河岸，成为拾捡者的惊喜？

寒风劲吹的冬日好寂静！

不知道是否因为日渐衰老，希冀便少了，可那份对人、对事的纯真依然。面对一片缓缓飘落的黄叶，一只蹒跚微步的蚂蚁，一件微乎其微的小事，一个默默无语的动作，还会动容，还会心悸，还会难眠。热爱的人越走越远，亲爱的人越来越少，挚爱的人越来越老，这一生还有多少时日和你们共度，这一辈子还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每一天的醒来，或者是这样的微暗，或者是朝霞漫天，或者是花开鸟鸣，或者是人声鼎沸，日子或吵或静，我还在，你还在，我们爱的人都还在，这样最好。在岁月静好中，我们每个人都暗自祈福吧，因为爱的人都在身边。这样的日子，即使有点风，有点雨，有点冷，有点痛，都不算什么，因为有温暖与热爱。

时间在人生的绳索上“咔哒”游走，时光在变幻的岁月里不停恍惚，我们在繁琐的轮回中一天天变老。这样也好，这样最好。